



深度

江苏化工园爆炸后续

响水爆炸七天后，被遗忘的村庄和求见亡夫遗体的妻子

爆炸第三天，依然没有官员、救灾队探视大湾村。据村民回忆，他们跑去找市领导，领导说：“湾字怎么写？还有大湾这个（村）？”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发自江苏 | 2019-03-29



2019年3月26日，陈家港六港村举行丧礼，儿子正为爆炸时在家压死的母亲守灵。摄：马利/端传媒

如果不是响水的化工园发生爆炸，大湾村的村民或许不会发现自己被遗忘了。

3月21日14时许，江苏省盐城市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发生爆炸，截至25日16时，事故已造成78人死亡、566人受伤。

在距离爆炸中心天嘉宜公司不足2公里的大湾村，死里逃生的村民在一片狼藉中，等待着救援和问候。他们听说附近村民被疏散了、救援物资发放了、领导来慰问了、救灾队来帮大家修缮房屋了……但三天过去了，谁也没来大湾村、什么也没有发放给他们。

3月23日下午，气愤的村民们跑到陈家港镇、救援指挥部所在的福港大酒店，要求与领导见面。据村民们回忆，一位市领导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大湾，湾字怎么写？还有大湾这个（村）？”

他们判定，自己的村庄早已被从地图上抹去

48岁的张明从响水县人民医院回到大湾村，已是3月23日。每家每户都是一片狼籍——门窗俱毁，墙体爬着裂缝。尽管如此，大湾村依然像往日一样平静、冷清，除了路边驻足的村民，没有其他人。

这份平静让他感到不适：“为什么爆炸第三天了，还没有人来大湾村看一眼？”

爆炸发生时，张明家屋顶的桁条（指架在屋架上用以支承椽子或屋面板的横木，也称檩子）掉下来，正好砸在不满周岁的孙子身旁。张明也和孙子一样，在生死边缘捡回一条命。爆炸时，他在化工园区内一间工厂工作，冲击波摧毁了工厂的玻璃之后，又把他的安全帽掀掉。他用衣服蒙住头，趴到墙角，躲过了满天飞下来的玻璃、石块和机器零件，剧烈的爆炸声导致右耳耳膜穿孔，他在医院住了两天。

家里人说，这两天，没有救灾队伍到村里清理、维修，也没有人过来发放饮用水、方便面等救灾物资，甚至领导简单的慰问都没有。村民互相交换信息，隔壁王商村、草港村等村子都有干部组织疏散，唯独大湾村似乎被遗忘了。在政府发布的事故通报里，也一直见不到大湾村的名字。

3月22日，江苏“3·21”事故现场指挥部发布事故通报，提到已经“组织逐户排查，引导3000多名企业职工和陈家港镇的四港村、六港村、立礼村等近千名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

从地图上看，大湾村距离爆炸现场比上述三个村子都近。其中最远的立礼村距离天嘉宜公司4公里，是大湾村的两倍远。



大湾村居民张明在他爆炸时受破坏的房间内。摄：马利/端传媒

村民心头涌动的怨气，已经积蓄多日，他们互相联系，决定到陈家港镇去见领导。“我们就想去问问领导，为什么把大湾村给忘了。”3月23日下午两点，张明和60多个大湾村村民，一起来到指挥部所在的福港大酒店。

“大湾，湾字怎么写？还有大湾这个（村）？”张明是在前排直接和领导对话的村民之一，他回忆到，在自己说明来意后，领导的第一句话是问他大湾村的写法。

“我们当时就惊讶了。他是盐城市的领导，我们大湾在（化工）园区内，当时出事两天了，他们都不知道大湾村？”张明表示不解。

张明的表哥邵程也在与领导见面的队伍里，他告诉记者，当时离得太远，并没有亲耳听清领导说的话，但是从他综合得到的信息，市里领导的意思是，“大湾村不是已经全部拆迁了吗，怎么还在受灾范围里”？邵程认为，领导不知道大湾村这边还有人。

这次会面让大湾村的村民更加寒心，他们判定——自己的村庄早已被从地图上抹去，而他们直到今天才得知。一个传言不胫而走：大湾村已经被上报拆迁，所以在响水县的规划图上，大湾村的位置上应该已经是一片空地。

“我们现在像孤儿一样，失去了村子。”邵程说。

3月25日，一位官媒记者的到来，引燃了村民们的情绪。他们几十人聚集在记者身边，倾听着愤怒、恐慌和无助：“我们这里爆炸过后，一个干部都没下来看过！”有村民不停地掏出身份证，请记者拍下上面的地址——大湾居委4组xx号，来证明这个村落还有居民。

大湾村到底为什么会被忘记？



大湾村的一间窗户受破坏的房子。摄：马利/端传媒

由化工园区管理的村落

2008年，响水县政府把大湾村从陈家港镇划出，归入陈家港化工集中区管理，村“两委”班子（指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隶属陈家港化工集中区领导。陈家港化工集中区，后来改名为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是平行于陈家港镇的行政区域，也是大湾村村民常常挂在嘴边、管理着他们村子的“园区”。

也就是说，大湾村，是一个由化工园区管理的村落。

在大湾村村民的口中，“园区”——是主宰他们命运，专制、蛮横的“土皇帝”。

据村民回忆，2008年“主权移交”完成后，园区已经开始征用大湾村的农田，用来建正翔化工厂。张明的旧邻居，原来居住在大湾村的村民桑树陆记得，当年村民都很反对，要求园区先将他们搬迁、再征地，但没有得到园区的同意。

村民要求先搬迁，是因为前一年，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内的联化科技公司发生爆炸，当时桑树陆一家还住在大湾村7组，离联化的工厂只有1000米，家里的玻璃被震碎了几快，吊顶也塌了几处。

“我们当时都很害怕，要求化工厂停产，或者把我们搬迁。”桑树陆告诉端传媒记者，和这一次一样，当年爆炸过后，大湾村有几十个村民跑去找村干部和化工园区的领导，要求拆迁。

尽管彼时桑树陆家的房子距离最近的化工厂不到500米（据江苏省政府2018年6月下发的《沿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治标准》，化工园区应严格落实环境防护距离要求。边界与居住区之间设置不少于500米宽的隔离带，以满足环境防护距离要求），拆迁的事情依然没有提上日程，联化科技公司也很快恢复了生产。

直到2010年，为了建响水中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山生物”），化工园区需要拆掉大湾村7组的居民住宅，腾出土地，才开始主动接洽村民，谈拆迁事宜。2012年，桑树陆跟

园区达成一致，拿着赔偿的24万元，从大湾村搬迁到4公里外的草港村，另起了一栋房屋。由于大湾村7组的村民被统一安置在这里，他们居住的四排住宅也被称为“大湾新村”。

桑树陆告诉端传媒记者，建中山生物时，大湾村7组的宅基地被统一征用，有的人家不在500米内，也被征用并搬迁了。他分析，拆迁与否的关键，不是房子距离化工厂多远，而是园区要不要建工厂。



2019年3月27日，桑树陆在大湾新村的家。摄：马利/端传媒

2016年，大湾村7组全部拆迁完毕，新的化工厂——中山生物很快便在原址建好了。

张明回忆，7组拆迁完毕的次年春天，村里流传着四个月内5组、10组、4组会先后拆迁的传闻，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拆迁是不赚钱的，但是大家还是想拆，想离化工厂远一点。”张明说，拆迁后建新房子，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要贴钱。村中有许多独居老人，因为污染太严重，儿女在县城上班，都不愿意带小孩回村子里。

拆迁可能来临的另一个苗头，是化工园区开始禁止村民建房子，哪怕是家里加盖厕所。大伙猜测，园区希望减少拆迁时需赔偿的房屋数量。大湾村4组不少村民都有类似经历，砌好的墙被化工园区的城管推倒、砸烂。

“2016年，我在房子里面砌墙，想要隔出一个地方放电动车，也被他们进来推倒。”张明的另一个表哥领着记者到他家看仅剩下的几层砖头。靠给别人盖房子谋生的邵程也说，那一年，城管甚至把村里一家人的房子给砸了。

当然，想要盖房也不是没有门道——2017年，邵程要加盖两间平房，给了园区城管800块钱，开了一张“建房许可证”。

等啊等，一直到2018年，大湾村5组拆迁完毕，作为比邻的4组居民，张明又有了盼头。“当时就想，等化工厂再建近一点，就可以拆了。”

但和往年迅速在原址建设化工厂不同，5组的土地一直空着，没有建厂。“习近平搞环保，厂都不敢建了。”村民们猜测。

拆迁的进度再一次搁浅了。



2019年3月26日，陈家港六港村举行丧礼，儿子正为爆炸时在家压死的母亲守灵。摄：马利/端传媒

签了字，死者的工亡赔偿金，归政府善后工作组所有

一同被搁浅的，还有黄宜的寻夫路。

3月27日，天嘉宜工厂爆炸之后的第七天。据新华社报导，这一天，盐城市的主要领导都去了事故现场，祭奠事故中遇难的死者。卡车排成直线，鸣笛默哀。

但对于死者家属黄宜来说，她经历的是另一种“头七”。她和其他受难者家属，一起去响水县政府门前，拉了一条白色横幅：“亡者头七 求见遗体 政府做主 合理赔偿”。警察很快把他们暴力驱散，打伤并拘留了几个参与者。

“我只想见我的丈夫。”“你签了字，一定会给你看。”这样没有结果的对话从3月23日开始，每天都发生在她和政府的善后工作组之间。

黄宜告诉端传媒，她不愿意签工作组准备的赔偿协议，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条款规定：接受政府赔偿后，丈夫的工亡赔偿金（注：社会保险的一种，指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的一笔钱）必须归政府所有。黄宜给记者看了协议内容，该条款写着：“上述费用由甲方先行支付，如果死者构成工亡，则死者承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赔付的赔偿金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再行主张。”协议上的甲方，写的是“响水县‘3·21’事故善后工作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端传媒记者：“当地政府是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赔偿，打在工伤保险赔偿上，这是不合法律规定的。”另一位律师则说：“只要赔偿的金额能够比工亡的法定赔偿标准更高，就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他补充，受害者家属有权利不接受这一条款，双方均自愿签署时，协议才合法有效。



2019年3月23日，江苏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爆炸核心区，现场明火已被扑灭，现场露出直径超过百米的大水坑。图：Imagine China

黄宜的丈夫是江苏之江化工公司的工人，爆炸时，正在公司参加培训，距天嘉宜公司只有一墙之隔。当晚，黄宜在还没有彻底灭火的园区里寻找丈夫，她记得“现场没有几个消防员”，她和同事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已经死亡，一个还活着。3月23日晚上，黄宜又去了现场，在场的消防队员并没有实施救援，他们告诉她，现场太黑，没有灯。

“其他人，无论签不签字，都见不到死者。”黄宜说。据她所知，除了自己进去挖人并背出现场的家属，其他人都没能见到遇难的亲人。

遇难者家属还要承担来自政府一方的压力。

“酒店房间有六七个人，围着我们坐，要我们体谅政府。”黄宜回忆，3月25日，工作组的人劝她：“政府这么积极地来帮你协调，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也要配合我们的工作，尽快让你的家属入土为安，不要再在殡仪馆放着。”

在一个遇难者家属群里，人们讲述了各自的遭遇：有人被威胁，8点前签字就给130万，8点后只有103万；有外地过来响水的人，被工作组安排吃住，但派了4、5个人一刻不停地跟着……更让黄宜感到精疲力尽的是，群组里还出现了假的遇难者家属，长篇大论劝他们签字，随后被真正的家属拆穿。

僵持不下之际，黄宜决定27日跟其他家属一起，去响水县政府拉横幅请愿。请愿被警察驱散之后，黄宜回到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工作组告诉过她，如果不接受，可以走司法途径。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人冷笑了一下。

一位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端传媒记者，江苏省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不得代理爆炸受害者的案子。记者尝试以受害者家属的身分，打电话给江苏的律师事务所要求代理，得到的回复是政府有专门的法律援助团，或被直接拒绝。

学者邓聿文在FT中文网撰文表示，响水爆炸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失败的样本。他认为只要不改变党领导一切且官方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态势，一旦回归日常管理，地方政府尤其基层对民众的漠不关心和得过且过就将一切照旧。中国地方治理的失败故事会继续写下去。



2019年3月27日，在大湾新村的居民家裡的十字架挂饰。摄：马利/端传媒

尾声

端传媒记者查询响水县城市更新的资料，并没有找到关于大湾村拆迁的规划。这个由化工园区管理的村落，至今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会忘记他们、为什么会以为大湾村已经拆除。他们固执地相信，园区已经提前上报了大湾村整体拆迁完毕的消息，并拿到了政府补贴的拆迁款。记者数次致电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查询，但电话均无法接通。

3月25日，响水县政府发布通告，称“事故现场周边受损房屋已修好1600余户”的第二天，负责修缮村民房屋的工程队终于来到了大湾村。

和其他村的村民一样，大湾村村民也表达了对修缮门窗的拒绝，他们担心门窗修缮之后就很难再提出搬迁的诉求。几乎每个村的村民们都表示，希望政府安排他们搬到远离化工园区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自己裂缝横生的房屋还稳不稳固，也不知道化工厂什么时候会再次爆炸。化工园区靠近黄海，每个月都有军事演习，军用飞机在海上扔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也会让房子摇晃。现在他们不知道房子是否还经受得住这样的摇晃。

“没有化工厂，我们也不会穷死。”张明说，他也在化工厂打工，但他不想自己的家人生活在爆炸的恐惧之中。

3月27日，在大湾村，邵程正在用油布遮挡自己的窗户，前几日表示不会让政府来修门窗的他突然松了口，说早上工程队的人已经来量了门窗尺寸，他决定先让他们把窗户装好再说。“没办法呀，上面说先装门窗，下一步再谈屋里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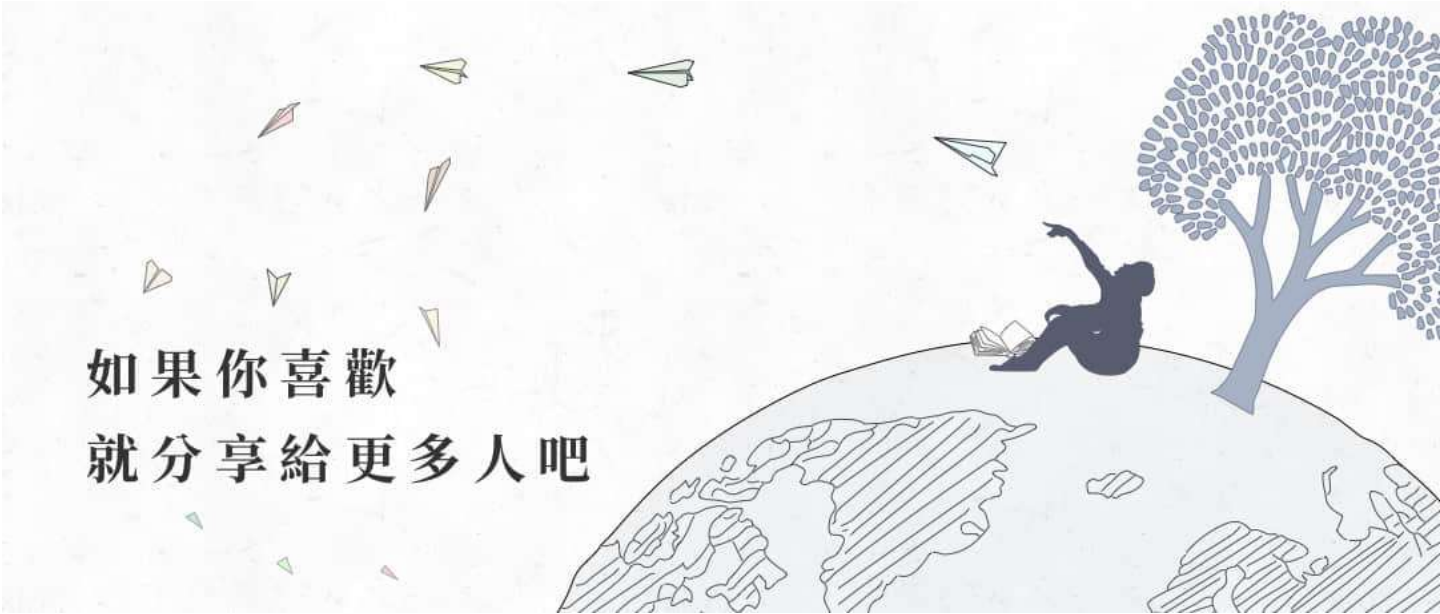
几乎就同一天，在大湾村、六港村、王商村等村子，人们的态度突然都软化了。当天下午，端传媒记者回访的每一户人家，他们都在收拾屋里的残局（原本一心只想让政府搬迁的他们，并不愿意去清理屋子），准备让政府安装好门窗后，再行打算。一切都仿佛应了大湾村村民最常说的两句话，“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再等等”。



2019年3月27日，大湾新村的一个居民房间。摄：马利/端传媒

应受访者要求，张明，邵成，黄宜，均为化名。

中国大陆 江苏化工园爆炸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一个欧阳娜娜事件，两种“台独”？
2. 江苏响水化工园区爆炸，78人死亡
3. 在化工脱贫的路上，响水人经历过爆炸、泄漏和“大逃亡”
4. 揭仲：国军自制潜舰服役后，对两岸战力对比带来什么影响？
5. 响水爆炸七天后，被遗忘的村庄和求见亡夫遗体的妻子
6. 早报：大陆劳工维权人士危志立被抓后下落不明，妻子郑楚然寻夫遭删号删帖
7. 在韩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一群中国人
8. 独家披露教育部报告：台湾大专“新南向专班”乱象横生
9. 【重温】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10. 最后两个月：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倒数计时

编辑推荐

1. 揭仲：国军自制潜舰服役后，对两岸战力对比带来什么影响？
2. 悼念安妮华达：新浪潮祖母的Instagram生活
3. 影像：游走在Art Basel的色彩森林之间
4. Gris：在崩塌的自我里找回世界的颜色
5. 广州临时剧团可能明天就会消失，他们在摸索中演绎今天的秘密
6. 独家披露教育部报告：台湾大专“新南向专班”乱象横生
7. 响水爆炸七天后，被遗忘的村庄和求见亡夫遗体的妻子
8. “捍卫学术自由”还是“边缘人出局”？荷兰莱顿大学停办孔子学院风波背后

9. 波兰纪行（上）：抱着猫的右翼男人，破碎的和解梦想

10. 波兰纪行（下）：冷战旧伤未愈，老欧洲的梦魇又回来了

延伸阅读

江苏响水化工园区爆炸，78人死亡

园区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当地宣传部曾总结劝阻媒体的经验：“突发事件传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

在化工脱贫的路上，响水人经历过爆炸、泄漏和“大逃亡”

十几年里，有六千多家化工企业从江苏南部迁至北部。响水县流传著某个官员的一句话：“宁愿被毒死，也不愿意穷死。”